



09972

黃石齋先生集卷十三

明黃道周著

涇縣潘錫恩校

烈皇召對記

洪思曰烈皇是日方知巨亂之將至必欲得一救時之士如臯伊者而用之但未能知人如舜湯亦人日以進而君子日以退以不知人遂亡天下哀哉是年災異四月朔癸惑逆行尾入度掩於月五月朔癸惑逆行尾一度入心不獨四月大雪入度掩於月五月朔癸惑逆行尾一度入心謂應在楊嗣昌陳新甲之方且大用子與劉宗周鄭三俊之先後罷歸終烈皇之世溫薛周蔡張魏楊策相繼為政子與劉鄭焉能一日安於朝故是日中極殿颺言曰救時在知人今日舍知人更無救時之法矣

崇禎十有一年夏六月十有八日中上御中極殿宣召羣臣自六卿至詹翰坊局暨諸卿寺凡四十人暨環衛省臺官班定叩頭畢以次入殿中宣諭上言災異頻仍比年爲甚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山西又以四月大雪凍死人畜是何所致而然今民貧已極流寇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一

未平蠲留數多徵輸不給勦賊則限期已過寬假則法令不行又人少擔當事多推諉囂尤易起直枉難分其欺罔好利分眚忘公者比比而然間有清操之臣又傲物遂非用之則恐誤事機不用則又可惜要與諸臣商之諸臣忠能體國才足濟時其悉心以對諸臣叩頭畢就左班柱下立各五人序對尙書奏職名畢始更端奏事已趣去上傳奏職名卽奏事凡三班諸亞卿盡臣爲詹少與屈可伸黃錦及僉院徐鑛太常朱國棟爲第四班臣念宜論憂勤自談選將練兵汰兵清餉合勤爲撫先內後外者種種碩畫皆在章疏爛不勝陳唯以清操之臣傲物遂非恐不可用爲人才消長主德成就第一關鍵於是臣道周就班中抗言救時之實祇在知人今日舍知人外更無救時之法矣古稱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不言天祇是虛公不知天以清明爲體以虛公爲用清而後明

明而後公天氣不清卽日月無以見其明猶人心不清卽耳目無以成其功所以夫子說知人愛人旣不知人如何愛得人凡天以愛人爲體以知人爲用人主以愛人爲體宰相以知人爲用當堯湯時七旱九潦別無消弭之方祇是用一臯陶用一伊尹便是天下歸仁兩人學問皆從清入手古人亦說清任和有此清纔成得任和若無此清何處成得任和所以孔子說知仁勇司馬光說仁明武此智字明字卽是清的意思勇字武字卽是任的意思如此纔成箇仁纔仁得天下古人知言知人之法皆出於此所以說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決無有舍清明別求治平之法者臣所見止此不敢多陳遂叩頭訖同官屈可伸黃錦及徐鑑朱國棟各奏事畢正俯伏間上召問臣云黃道周此章書聞所未聞卻有可商量處朕所云清者乃學者造道之基古所云清任和者乃聖人完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二

德之局如何一槩說去殿中諸臣皆肅然悚聽知聖學淵微非小臣所及道周造次不知領受說清爲天地生人之本人受於天者旣清又加心學問雖尋常人可造於聖賢之域人習染不清又不肯學問雖經聖人成就亦做一事業不成譬如天地不清風雨亦不能和四時亦不能平日月亦無以爲光上見道周亦未甚領畧卻云不是清亦是美德必智仁勇合乃是聖賢學問道周於此聽未分明又云聖人與天合德得於天者全所以首出庶物五德全備臣子勉強學問得於天者不全或清修自好亦可不玷名位免於曠瘼譬如臯陶九德咸備亦有得其六德者以爲諸侯得其三德者以爲大夫如何皆得九德咸備臣學問疎淺非敢以一偏之學皆可造於聖賢實不敢以完備之局求多於臣庶上天顏益和謂道周曰誤聽矣祇是泛論人才不爲諸臣而發又云起來道周

始同諸臣叩頭而興是後又四班各奏職名敷陳畢卽過兩柱下序立上傳賜諸瓜果諸臣始出殿門內謝恩尋趨西成閣西廊中使已捧策題至御筆琳瑯可四五百字如天語所宣而條款詳悉誦之始啟顰贖傳錄之下曰已就哺援筆立書牽於文義反不得騁緬憶咫尺之下衡管所窺昭回炯然蓋自三代而下元成馬周粗引仁義未及造道之方正叔溫公畧談道德未究淵源之極陸贄多陳而不精伯淳引端而未竟求其親睹堯舜預聞性道者蓋亦寡矣至於諸儒生質既殊入門各別或云居敬爲本或云主靜爲宗或云養和以守中或云致知在格物惟我聖王確以清爲造道之基仁爲完德之局得天之至先後而不違體性之全古今而合節見而知之間而知之於斯爲盛精而思之畧而行之百世可師臣又何幸親與颺言以是敏德光被四表昭格元穹巍巍蕩蕩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三十一

臣又何能名焉

鄴山講儀記

洪思曰蓋癸未三近堂時所作黃子初與朱美之陳臥子諸門人講業大滌書院於時學者猶未違於禮樂又三年與榕壇諸門人講業紫陽書院輒時時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戒學者不十年而漳上諸生皆悠然有禮樂之思一日會四方問業者三百八十四人於鄴山之下以講以習一時益彬彬焉浦中諸生亦時有東阜明誠堂之會講儀蓋取諸鄴山

凡講堂賓客謁聖後洪思曰在浙中大滌山時猶未有神堂賓客有神堂賓客至榕壇者先過壇西謁朱子廟下後在江東門人始築神堂於鄴山之左所謂與善堂列先聖賢見聞知之圖於堂上久之賓客必謁焉或講監或講史肅客而入致恭久之與客二人引客入於講堂所謂樂性堂也

衆左監升壇高聲唱言在位莫喧敬聽普言右史升壇遂讀誓曰

皇皇上天列聖在茲父師兄長悉照臨汝凡我同儕毋爽爾德毋貳爾心其有爲謀不忠與交不信習異端以害正道者不在此位

也其有入不孝出不弟傲侮兄長慢游是好者不在此位也其有便辟善柔驕諂佞樂託文章以敗善類者不在此位也其有放利而行爲陽鱗以希攀援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僞人之惡以訐爲直居下流而訕上者不在此位也其有踰閑越簡不衣冠而遨市井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凌侮瘵寡取非其有好興訟以捍文網者不在此位也凡此七條不在此位在此位者咸滌爾心正爾志有失相規有過相儆毋爲面諛而有後言皇天列聖父師兄長實照臨之母爽爾德毋貳爾心左監高聲又唱言曰誓言在茲敬而聽之磬一聲降就位賓主獻酬歌詩禮畢將奏樂左監出誦抑之七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媿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右史出誦寶筵之末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知不醉反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四

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誦畢鳴鼓金奏唱禮畢主人送賓

鄴山書院記

凡二十有六章

洪思曰蓋文明書院也是山亦名焦桐山蓋乙亥小築時或云是山嵴殘山矣門人笑曰殘乃巖下之焦桐黃子聞之遂名焦桐山云癸未卜築時或云是山惜但山之骨矣門人笑曰其骨似鄴侯黃子聞之故復鄴山之三堂初築三近堂於中峽門臨黃子之釣臺蓋明瀾門也今爲黃子廟大築鄴山神堂於峽北曰與善堂以棲先聖賢門瞰大江蓋上下天地同流門也次築鄴山講堂於峽南曰樂性堂爲鼓篋者之所休門瞰大江蓋敬恕爲宗門也出門則見諸翁矣丙戌年春三月黃子殉節計至乃詔說忠烈贈太師文明伯凡講學之所皆賜表文明書院

鄴山者我漳良岳之陰北谿逆流將匯於江東長橋束之步臯宛

蜿蜒訝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砂土已汰石骨總出若或爲

之莫知其然舊傳蓬萊峽洪思曰峽內數里有蓬萊峯其下北谿之水出焉古漳州記所謂蓬萊渡也

里人名之曰石僊石仙者指其峽峙林立飄然若登者也石仙十

五六輩褰裳欲渡，蒦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時復獨出體態各別，其尊者可三十仞。植劍拄笏，不怒不棘，不作陸博。以隊相命，署部而後行。凡里人所知盡此諸翁矣。自石仙遞西，其山皆垂幌卷幔，削青負赭，五色相倩。下列踟蹰，旁縣流蘇，間如屏風，曲折掩映，羅遮堂戶。凡不一處，紆徐二百餘步。望之坦然，唯見兩壁登陟無數。嘗若有所失，計諸丈未出山時，皆覆覆其下，不勝風雨。稍出戶庭，高蹠一動，遂見破綻，令呼諸丈，稍納足復還。故處封以紫泥，削其蛾眉，則猶然渾沌也。嗚呼！信渾沌吾安能從爾游乎？余足迹窄不能及，遠天台、廬阜、黃海、九華皆已大不可狎。處舉其小小者，齊山、白嶽、玉甌、浮丘、縣厓、曲房，視此差勝而已。爲神靈所踞，縑黃兩家分割其下，獨諸丈蕭然遵養，蔽固自處。鶴鵝覓予以逍遙，嚮余癸酉歲將營茲山，旣而不果。洪尊光曰：吾黨之欲營茲山，癸酉乙亥凡兩不果，所不能已者，止爲諸翁數片。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五

石耳癸酉秋勝與張勗之諸生卜築江嶽，黃子有詩云：有石真堪老，無家衆所知。乙亥秋勝與呂而遠諸生卜築江嶽，黃子有詩云：何當奇石出，頓使野夫知。門人始知黃子之愛諸翁也。不至十年竟爾卜築茲山而不果。癸未抵里，諸友僦舟復尋茲山，五月十日實始啓疆，余乃扶筇上下，點定其事。時猶病也，目涉足瞬，曾不數步，霍然病已矣。述其途徑，竅卻前後位置，使諸友礮礪得命，意匠焉。

凡適鄴山，從南谿僦舟，襍被疊檣，馳以清流，不二十里，抵涿河。乘潮上不五六里，望江東，猶下裳之循衣，帶其於若耶。適山陰，棹數畧相當。

從陸來者出萬松關，可十里，至虎渡，西望長松，擎蒼擁二叟騎屋脊，下數行人者。此峽口之旂，燿也。見旂燿，知其內有棲靈矣。過橋西，籬落出旂，燿下南，麾虹梁，東對仰湖巖，谿從北來，至是停河，吞吐江潮，囊括諸槩，俯見鱗帆如翔魚，髻舟適鄴山者，從厓上招之。

派壑皆諾然猶未見諸翁也半里許垂麓西欄之水出焉過一小橋得平疇百晦甚宜稻綠坻行半里許遂抵南麓蓋外庭之阿於是再卷矣出卷上瞰江滬巨石欽崿迴顧訝然如大石廡盛夏午陰猶可以憇得長松青梧十數導之如南天門接於平地

從石廡北行有街四五十步夾丹石壁下走平疇是宜修竹從此望見諸翁矣

見諸翁跨平疇又可百晦拆坻從之夾以槐柳其道可騁趨出翁下喜得促至且至有泉遶之匯而爲潭深不可測下與谿通未可徑涉緣山有微徑紆二百步出翁右購來潭上顧翁影搖搖潭中碧色四環不見谿門迴顧峩峩頂髻成羣若伸鳥爪欲搔人背云是巨靈濯纓從此遂與翁親

初接數翁參立顏行點首轉晴時舉右祛可十七八丈間離尺許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六

窈窕欲語

息爲初臺間四五丈與後隊聯可設兩筵三翁卓然爲前者昇爲後者旌左拔一劍三百餘尺晉圍尊觚上下適均彖柱縣繩乃知其平

從縫中行通於中臺則是屏旌森羅五峯圍手接膊置人於膝斷紋出雲松生其間中列三筵猶自綽然植劍縣琴皆在其前約西北面以伺講舍旁出掖門可窺平田仰視領頤欲與斗連中臺縫不可上拾級而下左旋窅然爲兩縣審其一髀也紫石盤窪句股百尺下生長松其末一握可下兩榻稍進三十步雷高二百尺奄中狹底西北井谷之所射也

井谷射前拾級而登是爲後臺羣真之房有几有牀以置三筵窳於中臺西南水竇馮牖臨則可二百尺從石牀上或緣左磴可躡

諸翁背及中丈人之肩下瞰中臺如青鷄跂坐於臂躡客對其上  
尚可一榻旁置櫟榼左望大峯作紫霞巖朱旗絳幡爛然天半退  
臥房下目奪魂搖良久乃安是宜梧桂芳蘭側生間發潮來燈青  
仰笑明月

凡諸丈人或離或合雖十四五左右因倚常如千百不可測識置  
是一壑稍躡大峯之麓卽前井谷紫雷北面鑿磴數十值小平臺  
南面視之則諸翁次第約畧可數矣

從小平臺度石坳曲屈梯攀可百餘步頂踵猿接爲大石梁梁廣  
百尺如香象鼻從此躡之抵紫霞巖石砌登徑時生蕙香左上一  
臺方廣十餘尺立一屏風畧與之等丹碧爛然如出汾鼎朱旗絳  
幡擁其後方其左垂麓尙有二老負真炁從臺趨下欲講農圃坐  
於晦野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前臨象鼻俯地二百尺見諸丈人差立於前垂纓佩魚有所哦囑  
名之曰選眞臺

從選眞臺西躡紫霞巖若騎列缺出於電末甫過缺也有小磴西  
上爲白榆洞面俯層厓容兩蒲團上通星辰自選眞臺至列缺皆  
宜檜柏稍就行列微風扇之以當塵尾洪思曰黃子記是山時三  
洞皆未鑿獨白榆洞已有  
其名在芙蓉峽上然未鑿故僅容兩蒲團耳今鑿爲曲折三門其  
頂皆盤螭文游人或呼爲黃龍洞今亦以黃巖稱其壁炳蔚如植  
虎豹東門出列缺躡紫霞巖南門俯見諸翁庭有石橋過於洞齒  
俯而瞰之諸翁遷於階下十丈之髻一一可齒也今諸洞廢唯白  
榆洞最近人遊  
履相接偏無恙  
從白榆洞右盤東嚮立大峯之髑廁視石澗兩壁  
走削爲芙蓉峽

峽南峭壁空函石閣雜樹滃然中列牀几去地百尺峽北盤石如  
龍垂胡湖上可坐十數人從此紆下爲探芝徑採芝徑亦峽也中  
峯溜水之所瀉也

從採芝徑下可抵講舍南睇諸翁絳旆掩之但見三峯冠纓嶷然

不見嵯峨東面仰湖山張祁永曰魏習字德公常為榕壇都講以文行著丙戌後遂講農圃家於此山日夕

必扁舟過大江獨守鄴山講舍者六年戢翼迴棹如師子屏之擁戴勝摩其甬隧上

見重屋自諸翁之庭考正於此此其堂皇矣

從採芝徑上石齧樹齧蜿蜒昂低出講堂洪思曰蓋樂性堂也背為燕來斜

斜過百步北瞰丹砂嶂丹砂嶂削壁也縣繩以梯從流蘇旁下

過菰蘭畹畹三畝畝下西望石磴壘壘南支展旗下掩江門是則

不見諸峯矣見一旛竿冒於嶂端如斗南星

從菰蘭畹西上石壁蒼白不作丹砂色下瞰百仞壁上微徑不施

鉤欄可緣壁行抵二石樓洪思曰黃子記是山後始鑿避雨巖於石樓之上蘭谷洞於石樓之下昔記所

未及游人今俱以黃巖併入鑿一鳥道在石樓之壁黃子常書鳥

道不絕風雲逼於壁上蓋微徑也人莫敢行昨黃子曰夕往常一

日折杖遺屐墜屣下可三十餘丈今游人偁為黃子舍身屣迷雨

巖黃可遺屐墜屣下可三十餘丈今游人偁為黃子舍身屣迷雨

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一八

可二丈許西南出小門可上逃雨巖人以間於鳥道多望厓而孫

反則必憩蘭谷洞以為甘棠也今石樓巖壁上微徑無復尋者

登魏騫之所垂涎也

石樓而下有三成臺端好底平左右夾輔宛然如一右顧丹嶂別

出圭洞可十數步通南講堂自是以西別為輿區

三成臺左帶隆阜陂陀至於江步中闢小坳面三石闕為小蘭若

張福永曰小蘭若者黃子初欲容一老衲於此以守是山門人皆

爭不可黃子歎曰吾非不知其不可也山無四鄰去人甚遠不十

年此地當大緼亂吾黨安有一人能獨守空山乎魏德公講曰習

雖不敏願守是山門人乃構數椽於此為山阿小隱不復言小蘭

若矣黃子殉節後德公遂隱於農圃之間以守是山六年而人衰

一日兵至如雨可數百艘集於江介於軍中日敢有近鄰山者死

然而隔江兵已入德公家德公負其老父以出四面皆兵無所復

公去後是山無復有人不十年三從是西望兩峯平頂若結幔帷

堂遂為空山至今禾黍方離離

中不勝風微窪之中不見衾裯是為中峽

中峽之頂有臺九成每高九尺梯梯齒齒直造巔末中峽之中為

靈喜壇方廣三四丈前對柘谿兩峯交揖江水環之上下安瀾中

峽之下有蒼石屏方廣七八步周中繩墨如人所築畫麒麟壁壁

前平坦可八九丈諸子所為中堂洪思曰蓋三近堂也庚寅九月

中堂治裏三日然後發引送也壁左石屋有廊有庀上與壇直下

喪歸石養今遂為黃子祠矣望黃子旅櫬至鄴山門人乃於

至江滬磐石漸流與潮高下坐而垂釣多得江魚洪思曰蓋釣磯

門人謂之浮磬或謂之游磬

中峽之左背負百仞前臨北渚左臂欲抱下有關鑰中間敞平倍

於壁前是築神堂洪思曰蓋為晦翁安卿直卿文山剩夫白石鶴

峯諸賢之所游稅諸賢足迹或未經此其或經此留連低回皆不

可知洪尊光曰安卿陳北谿淳也直卿黃勉齋餘也文山文信國

天祥也剩夫陳布衣真晟也白石林大夫魁也鶴峯茶處士

烈也神堂既落黃子安先聖先師見聞知之圖於神堂內楹而顏

官之楹一曰會門人諸翁下議所以從朱子者門人皆以安卿直

卿東湖剩夫白石鶴峯對余獨執鄴山記以請謂白石鶴峯之游

乾坤正氣集卷五頁十

稅未必能留連低回於文山宜別祀文山於山阿小築以白石鶴

峯及東谿翠渠仲先汰沃從文山之死為仁為義不可不祀黃子

以為起余惜留都之召亟未遑禮樂

神堂以西一峯卓筆突於左腕巡腕上下皆宜亭宜松宜梧出左

腕十數步有魁阜八九尺石巉臨渚為北釣臺北釣臺名也以引

魚璜不如壁前

北釣臺而下有石池十數步深不如諸翁之跼然墊石盤可以洗

硯可以濯甕稍西十數步有自然臺上下如簞背枕雕几可坐十

百人方幅齒齶整於姑蘇之坐臺後歸然重簷垂屨諸峯環之窅  
窅複碧又有平疇十百畝與諸翁之跼埒先後句牙廣狹量平西  
望深穡不可窮際然中峽以左峯臺之觀亦盡於此凡自丹嶂而  
南皆以峯勝峯雖不高然皆有雁宕江郎之意取其精者可使歌  
舞自丹嶂以北皆以臺勝臺雖不多然皆有幔亭天游之意取其

精者可十日坐卧自有漳以來千夫所指以爲是殘闕棄置者而  
余取之以爲是鱗羽所宗眞靈所都諸君子亦怡然無間吾言諸  
君子亦阿好若此也古之君子立身患不高識患不廣學患安於  
小成以余所游天下名山東嶽太行徂徠嶧陽穹窿縹緲廬阜黃  
海烏龍天目天台九華括蒼羅浮皆極天下奇勝然而游不能再  
涉居不能再宿意至而違倦則舍之及其老也乃以是殘丘剩壑  
爲可以當齊山白嶽玉甌浮丘之盛稍推廣之至於武夷雁宕未  
已使其讀書皆如此則執須亢爲回賜躋丘陵於日月者不少矣  
然而游可再涉居可再宿意之所許神亦安焉夫猶有懷土之心  
乎不然何享帝之貴也

鄴山自設漳郡以來未有物色之者山川之靈待公而顯序  
次奇景摹寫盡致筆筆如畫抑何神似水經註也後學鄭致  
識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

十

樂性堂記

洪思曰講堂在諸翁之麓門瞰大江蓋  
敬恕爲宗門也出門望見諸翁八九峯

樂性堂者吾黨所考論之堂也諸生至鄴山者討德於與善徵功  
於三近從容於樂性聿稽其義體之親之亦可以弗畔矣堂在三  
近之南面臨旗山背芙蓉峽石林簇立在於右肱江水環之則三  
堂一也古之君子以至善爲性仁智爲度翱翔德林容與於山水  
泉石之下其道足以輕千駟等浮雲其視禹稷與顏子無所軒輊  
故世之學者造就雖殊要於知性之可樂而極矣知性之可樂又  
有以樂之匡坐絃歌雖中天下定四海不與易也有宋諸儒每對  
來彥必問孔顏何樂以是爲聖賢津關惜未有舉樂性以對者樂  
性之論發於孟子而其源本出於孔顏孔顏以疏水曲肱陋巷簞  
瓢當天下之鐘鼎旂常茅封玉食以是爲學可以不厭爲誨可以

不倦當其未得之有發憤忘食終夜不寢之憂當其得之有鐘鼓  
琴瑟不知老至之樂是參差荇菜所比况而作也使其中無所樂  
以涉於山水之間巖幽瀑漸鳥呼獸悲極目斷崖室遠人遐亦捫  
涕恫心而走耳何樂之有乎樂根於心而生於色震雷疾霆不以  
爲怒巖霜淒雪不以爲哀知性之所生則知天之所樂素位而帝  
王窮冬而茂春此兩者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所爲終始也子老矣  
不樂爲分外之言然自五十年以來所見諸風雨晦冥無以異於  
光天霽月以是爲人生第一樂事堂成上下二楹足列五筵庭廊  
之間足數十餘几視與善三近二堂其制頗廣外翼室左右各五  
間以資鼓篋銘曰

學貴知性既知有性乃見天爵不見天爵雖與之生生亦不樂既  
知有性如受天命命公者公命侯者侯世莫之逾吾又何求以爲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千

七

孝子以爲弟弟以爲仁人以爲義士以抱忠信以蹈水火既出水  
火如與天帝乘雲上下爲者爲此誨者誨此樂此不已如以天爵  
禪厥孫子凡是天爵神明所驚天地鬼神各寶其生行道既足遠  
無死法壽於天地明於日月根心生色如種寶樹復生枝葉以觀  
萬物仁智動靜無不恰協靜者爲山動者爲水山者爲仁水者爲  
智不厭不倦無一非是根色不茂其心必死死徵在心雖爲公侯  
不如路人君子見性以御其情黜情竭才復歸於性情黜則誠才  
竭則明誠明相生以根於心風雨晦冥不移寸陰譬之霜雪以養  
句芽萬物相呼各生其家以爲人見則有霜雪以爲天見則無霜  
雪君子養性何所不樂蹈之舞之鐘之鼓之好樂在中於已取之  
天爵孔榮千駟爲輕陋巷簞瓢疏水曲肱

洪思曰江東中峽也子時請三近於此甲申五月十三日記之舟中今爲黃子廟

三近堂當鄴山之中其南爲樂性堂諸生之所羣聚也其北爲與善堂先聖賢之所棲也酌其中爲燕居有軒有庭庭有梧桂庭前距江十四五步臨於釣臺臺石鉅細六七架若離若合與潮上下所謂游磬也洪思曰一名浮鐘子常與門人賦之堂後牕四五尺與石屏相直石屏左腕屈爲墨池可二丈許句曲廉窪亦稱研山研山之前爲左翼室曰檀居啟扉闕之與墨池相直其後隆崇駁駭卽所謂靈喜壇也靈喜壇圍可五六十步北層出於神堂之背右有曲磴二十餘級出小庠臺憑而俯之與鳥爭智矣臨渚之前字曰明濶旁曰衡門棲遲河干漣漪諸君所依韻爲詩者也其右翼室曰橋院紆南結室爲迴廊帶以櫺檻西望江源諸峯蜿蜒背負山阿小隱旁有乳泉成於石趾掬而爲井燕居餽饌濯鬪之所取也或曰三近何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七

居乎以爲好學力行知恥而又曰近山近水近月何也曰俛仰上下皆經也皆學也人知夫人之學天不知夫天之學人動靜仁智消息盈虛是人之學取於山水與月者也山以積小高大以爲好學騰踔堅確以爲力行導水而行遇坎而止不宕不淫以爲知恥水以匯流慕海以爲好學平科決險以爲力行蕩滌潔清以爲知恥恥月以資日增輝爲好學三旬考績爲力行平滿挹虛爲知恥此三者皆天之所以學人者也天人相師漸近漸親記曰知遠之近近之則不厭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言夫近之貴悅者也悅生於習習近而親無是三者則谿壑波濤風露之患皆足以侵之矣然則取譬不遠之近於月也剛毅木訥之近於山也信不諒恭不足之近於水也因信而起學仁者以爲仁智者以爲智勇者以爲勇因性所近與天相親假我以學曰得無過焉耳是吾黨所

其有事也三近堂之興於癸未五月十日其開講之日亦適值張中丞奏凱曹司李來於山中諸友咸集爲甲申五月十日聖人遠神而近人近人之極或侔於天天人相師焉可誣也銘曰

嗟古聖人咸達天德天授之智錫以仁勇純粹體物感不侵有如日月初無所學則學彼天日行逮天猶恥不及君子乾乾則學日月以夜繼晷宵坐待旦不學不行譬之痿人及斃犬馬路傍是委雖行道者皆以爲恥日月學行不遠於天聖人學行不遠日月君子學行不遠聖人一息相遠日失月退如斃犬馬望麒麟尾是以古人好學爲貴好斯樂之樂斯行之學阜得夷學伊得虺學傳得咸學且得骹猶曰百里方行九十維有顏回爲力不足其餘去聖皆遠萬里是以古人維日孜孜如千里馬垂在其背孝弟而外益以文章文章之微乃臻性命衾影微慙如蒙不潔斯民饑溺亦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曰繇已是以天人常覺不遠帝德明命日顧而是自非然者則曰遠人物之去人不可言說何況去天安知其量知斯三者乃知吾身與天同德有雙耳目以爲日月有趾有息以爲週度有浹汗背以爲雷兩人之去天視此三者以爲近遠不知三者不知其貫以治天下徒亂而已

與善堂記

洪思曰神堂在諸翁之麓門瞰大江蓋上下天地同流門也出門猶望見諸翁

與善堂卽鄴山神堂也以棲先聖賢謂之神堂神堂之前北谿停環合蘇浦水以貢兩峯層巒疊出左右三能張拱交翼是正申寅次於坤艮長夏日月之所交合也每當長夏日月出沐晞於首山陽光灑堂作黃金色爛若在鎔夕照之後峯影入渚東西抵岸江心匹練亘而斷之搖於明月如碧落之界河漢其峯倍起澹若兩

江回眺石屏若黝若青兒開明而姊長庚其西爲鷓集山峙石如  
鷓鳴歧宛然其左臂有卓筆小峯淬於兩瀑其下餘盤則所謂北  
釣臺也諸生於鄴山凡構三堂而神堂先成蓋是流出於北谿晦  
翁與安卿往還其間而山下有田數畝爲黃龕社中所祀晦翁租  
田也隆其直爲置黃龕近田易之而於神堂前楹別祀晦翁從以  
安卿直卿東湖東谿刺夫翠渠白石鶴峯爲九先生洪思曰安卿  
北谿陳先生  
淳直卿勉齋黃先生嶽若朱子弟子東湖王先生遇東谿高先生  
登荆夫陳先生眞晟翠渠周先生瑛白石林先生魁鶴峯蔡先生  
烈初從祀有周仲先後移台張汰沃  
於山阿爲鄴山二友乃以東谿補之其內楹置列聖見聞知之位  
下列顏曾思孟濂綰明道橫渠堯夫凡賓客至者皆先詣神堂謁  
先聖賢畢乃詣三近樂性二堂禮也嗚呼古今爲山水之樂者多  
矣抗之至於巢由墮之至於王謝中間流連尙可百輩而高引泗  
濱下稱里閭牽連至於關洛之外夫以是堯言禹趨者之皆可與

攜童冠濯足振衣翺翔風月無所滯礙也乎堂中左右僅可二筵  
中函僅丈不譙不講外堂題曰高景內堂題曰與善與善則譙講  
亦可也西翼至二各有耳東翼僅足栖庖與三近堂通癸未歲五  
月十日始構斯堂至甲申歲五月五日落成又四日雲間張中丞  
公祖以奏凱出江東視予於鄴山之下於是遠近諸友咸集斯堂  
始申講約是亦闕歲矣日月俱合集於五九五者序也九者材也  
辨序而庀材以材則健以序則功易象九五三十有二皆吉材也  
自貞屯而外履夫稱厲而猶以當位中行見許於聖人君子出有  
巖廊之憂處有雲泉之樂居則觀其序動則古其才令居皆當位  
行不出中雖有貞厲吾亦爲之矣自是而後每歲講會以五月九  
日爲始不忘其初且志燕喜也嗚呼天步方艱蕃變未始吾爲陳  
人亦已老矣誠得四海無事魚鳥不驚俛仰今古出入日月偃息

梧竹之陰婆娑泉石之上喜至謠吟倦而撫枕雖遠謝車蓋絕音  
公侯未爲不樂也堂成未有祀田曹司李遠思爲置田八九畝在  
堂之西北距北釣臺若干步張中丞諱肯堂南直華亭人曹司李  
諱廣浙江崇德人爲是燕及無忘厥初爲之銘曰

居業雖勤將德維敬修之曰賢永之則聖譬此崇岡逆於荒昧樵  
斂所棲焉知其貴實始啓疆又黼黻之乃立礎柱又藻楨之見之  
者下過之者趨曰是歸然聖賢之居匪敬匪勤騰華絕根雖有層  
阿等之斷垠君子敬修慎乃永久未之思也何遠之有粵思古人  
心源維一繼之成之其道鮮失成繼伊何日維一善爲天志事與  
人同貫譬如嬰孩語善則說投以不善施然氣決盜賊強橫亦樂  
善言以不善投其怒乃遷凡善與人異於風雨不善與人憎於刀  
俎善言善色變爲巧佞性前習遷乃失其正所貴善人以善相成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

五

本性而出與心相生繼天之志成天之事育物爲仁正物爲義絲  
仁義行與天相親澹情去疑與道德鄰匪曰諛辭佐以柔色導使  
養阿醜正惡直所以舜淵以善爲度擇焉貴精執焉貴固耕稼陶  
漁皆善與人釣弋射御亦與善均禹拜善言子和歌者豈曰柔轡  
不違其馬裁之獎之勸之非徒與之又睽戀之我友我師我  
孩我昆天下相成其道乃醇爲天孝子則繼其志爲天忠臣則成  
其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非道義門善何所存便辟善柔實爲天  
莠諛詞令色亦維鬼竇夫之去之善則與之涵濡陶鎔謂我取之  
取之與之人不得執天不得距詩亦有言天之矜民如取如攜宜  
其然乎

畫天下七松記

凡七

順城南報國寺後庭二松秀拔千霄各百尺垂膠孫枝及地前庭

二松高僅與楹齊盤偃如蓋長安靈植自西山寶相而外無復踰此者

應天南郊壇二松夔異諸本自複道以東左一株蟠龍出土數根盤屈如兩條偃地丈餘臥而復起右一株亦合理如腰鼓西南數

株束翠可拂亦異表也

南郊壇在白門

包山毛公壇諸松皆無足觀唯林屋洞前一老突兀靈威丈人宮依此老以爲生活耳

黃山蒼鬱十日一霽諸老各倚天自傲其最著者有卷龍破石各回抱岑嶠攢空直出有自在松身大於根託掌石上以背支髻如安期之暴照於南榮也

吳越人買天目松價高於黃山然天目松多高結平頂拱抱乃佳不能如黃山尺寸瓊枝也天目自獅子林前路嶺中諸本最佳餘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六

亦稀少不能數值矣

天台西自瓊臺之東長松數百株自司馬子微時尙有存者平垂峩半惜爲道人負薪余所見尙六七株不遜西目

洪思曰西目也蓋西天目也

天台東出螺谿一壑縈迴至丁家莊古松十餘株遂極諸致往來觀者無復停日自是長江不憚惠風亦爲華顛吐其靈耀也

畫釣臺八松記

凡六章

洪思日子以論楊陳放誦歸與門人復入大滌講業三洞之間歲暮矣念石養甚一日將還山門人送至殿離分手雙臺之下畫松別諸生

釣臺多冬青雜木縣厓開磴僅存八松盤舒其間如淮南之有諸公雖體具未宏而儀觀悉備可爲子陵朋侶上不失周黨下不失

牛牢之流也戊寅長至後十日漳海黃幼平借蕭山曹木上禹航

何義兆

曹振龍字木上何瑞圖字義兆皆大滌門人義兆獨守文明書院六年著大滌講堂志

酌別於此因

而圖之移布大滌不必於厓石共載矣大滌函書云諸圖各有紀贊此錄其一篇中可作以

此松在子陵祠之西不百步輒見之錯於縣厓下臨碧澗四枝下

樛中有曲榭如鷓鴣喙大滌函書作圖二子陵作嚴步作武

有兩松夾於冬青之掖纖緘如髮與冬青相亂望之不知其松也

大滌函書作圖二有作此兩松下有瘦枝抽條四字

登嶺數折有松半株兩枝斜結如蟠蛟螭西枝下垂側而睇之屈

忽支離大滌函書作圖三

又數折望兩臺之闕有松分株形成分字梢上兩株合抱干霄虬

枝下垂為西臺承曉與翠厓俱裂矣大滌函書虬枝下垂下有一臨石鱗一據磴石八字此篇

作圖四

此松鬱秀中分兩峯從東開徑為左鈞臺從西開徑則右鈞臺迫

視如垂手而執蒼鶴釣臺之松乃盡於此大滌函書作圖五為左鈞臺下有顧丈人引籬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千

五字執作孛

### 大滌書院記

壬申秋月余以逐客南旋實攜杖履啓闕斯山何生羲兆左經右

鉏綱紀其事曾不數年茨暨聿立苞蘆旣平環流旣清四方高嶽

之彥時亦往來興詠其間余方攀柏藝松棲遲漳海未之能從也

戊寅初冬余再以逐客南旋緬念斯山睽違七載又以中途警聽

邊氛未忍忽然絕帆胥江遂復誅菑其間徘徊日夕嗟乎天水之

時畫江中斷李伯紀顛沛其先朱元晦寥泝於後攷其立朝皆遠

者不能需替近者不能彌月而汗簡所壽踰於鼎鐘當其邁會又

何足談僕以迂愚幸逢盛世怒畫之氣散其木籬前無伯紀慷慨

劍箭之誠後無元晦蘊藉經書之致而欲與抗送于春提衡九鼎

吾知難矣夫勳名之著身猶膏膩之著於茗葉道誼之著心猶寶

霄之著於瞳子將爲滌其盛大進以元虛則瞿曇柱漆之流又溷其堂室此如逐清客以奉偶神卻膏梁而尊枯腊諒無濟於誕登未皦於成始也余少遠勳名長疎尊導繆從賸路領目於茲感元滌之未能班李朱而不逮然觀其事會酌其稽獲百世之下從可知矣比攷二公心身之際備悉淵微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格致引士雖不標其宮庭要無殊此旨趣至於旂常俎豆繫於兩室爨以河魁非君子之所宜謀學者之所有事也僕老矣農山餘談刪其將相韞丘之富無異薪樵以謂今日之所當爲不過蒔花課竹汲谷烹泉卽爲格致之源不累誠明之動便可大滌元氣廓清宙務役使黃面聃耳之倫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而可矣他又何知焉此山翠竹如苗巨身細葉益以薤芥涉冬愈嘉蹲鴟之倫盈隰被畚又少諸往時車蓋香火香雜之累卽有一二朋從罇酒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千

六

簋缶來證所學雜黍就遲稻米七鑿諒可免於噉菜事魔之誅乾餱以愆之刺也羲兆食貧未離寒素而綱紀於此已逾六年而僕僅一游目其間不能與諸名賢日夕講貫暢格致誠明之旨雖遠近之勢不同而滯達之情備見矣壬申歲余游茲山嘗爲之記久不復憶比復重歷如讀經史再翻之後心眼亦別是左數百武卽大滌洞洞九曲上下正平如鑄承塵傍爲湧浪盤翠欲漾出洞左得小逕不數折去屐前齒得兩龍潭螺旋而上踰嶺不十丈丹黃交映折小逕而左歷頂西瞰可掇兩天目見蒼石蘊草間叩之若磬是將達於棲真矣棲真右垣列壁數丈許唇齒匹之可銜一亭棲真裕餌如百間屋詭棲迷廈右鑿石徑隱現璣樹如鬪鷹鶴可數百步卽達歸雲矣從歸雲西旋循諸石徑稍東南行過黃山嶺還就小徑復於龍潭望大滌之口宛然歸雲也從是口而思棲真

居然大滌矣書院在大滌南折而東展於天柱以妃大滌右行數百武待兩石門瓊液霏然如茶竈之在度閣右稍煩拄杖仰捫湧翠巖猶從驪龍逆鱗間行也自是出谿口涉奮吻可探石室石室未蓋而函殊可寶也南吞丹泉東出九鎖之谿龍蛻踞於北崖鳳暝伏於南窈蓋出九鎖而洞霄之觀始究其自九鎖入者別從西嶺下南陟石步障以宿天柱之麓於以西探歸雲東掇石室仰承棲真俯納大滌猶石襟之結衣帶矣當時從游者爲嘉興倪梅生先春汪爾陶挺錢仲雍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淞江陳臥子子龍時臥子以桐杖不遂登高諸數往還者余病未之能從也伯紀元晦二公祠卽在書院之左腹書院制度及諸興創啓闢者不在記中

### 大滌書院後記

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古瓦殘碑依稀在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五

焉而李伯紀朱元晦以俎豆特存壬申之歲予以放屨嘗歷是山坐卧李朱几案之下今復七年矣再爲逐客重歷是山嗚呼以僕迂愚遭逢盛際無格主之能匡時之益而鹿鹿往還剝烟啄霧猶幸與伯紀元晦情事相鄰嚮令郭文舉許遠游在豈可令其寵下兒見之乎是山吐泉北出爲九鎖之谿谿源發於天柱中際爲金竺坪展坪承柱築小講舍以面大滌是臨安諸生所共余晤語者也謝傳嘗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異人所棲余嘗上下徑山天目三四百里間捫高探深杖履所結堂室異棲未有盛於大滌者矣大滌一山凡六七洞其博奧不及天台靈幻不及雁蕩石嶂谿流不及武夷飛瀑隆巒不及匡阜奇峻不及九華黃山精巧不及浮丘白嶽而獨以諸洞著於天下凡天下洞壑率在徑崖洪濤之所鼓盪龍匠移宮鮫人徙宅故其變態萃焉大滌當萬山之中甯

父之所未陶康樂之所不鑿而谿銜官窳遂若葯房壯於層屋若  
栖眞之嵬峩歸雲之窳窳元蓋之淨雅雖不復藉諸勝亦良足撮  
其所長矣元蓋者大滌上下正平如削承塵謂之元蓋棲眞在  
大滌西髻洞門如城闔層樓環聯帝有通寶道書所謂懸雷歸雲  
西望天目暮靄所染喙舌吞之此三洞者雖不必異入是棲然使  
漢武聞而褰裳燕昭聽而抵掌何詎過乎柱光庭稱是山玲瓏元  
化之竅妙棲息之下可以大滌塵心嗚呼塵累於人猶雲之觸石  
堯水所不洗許耳之相蒙蓋亦多矣謝傅棲遲此山五十餘年捉  
鼻拂巾爲司馬主簿嚮使其時風鶴無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  
山之痛豈復可滌乎樸自少寡名緣長稀物累然而東臨闕里未  
果漁樵道龍聃之未能逃漆園而不敢必如邁子之謝家人文舉  
之辭皮袴雖髮白齒落末繇也矣所幾希者右軍誓墓之後嬉然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三

入林安石取幘之前翻欲採蕨終始斯志未失遂初僅有一二高  
朋解纓望組朝誦孔易之編夕哦風騷之旨鋤松餘暇灌竹多閒  
相與擷其逸華收其雋實八十之年足跨八百彭喬之攀鹿髮安  
浮之詫瓊宮吾皆命以僮僕重若有無又何羨焉家距武夷可千  
二百里旣已離山何殊鄉邑丙舍之外狂簡聿從通經典者亦可  
百十然自以明發異瞻敬恭漸廣念我同心之好別爲伐木之遷  
昔右軍之適會稽謝傅之移蔣麓豈必守其雞窠憚此鵠舉乎嗟  
乎升沈岸谷百年之內累世足徵宋室丹黃之殿錢武金碧之宮  
旣如此矣謝王視之太濃許郭視之太淡錢趙視之太貴李朱視  
之太瘁余以逸容翔集於斯濃不及謝王淡不及許郭榮不視錢  
趙瘁不視李朱故余之於此山亦猶此山之於九華匡阜台蕩黃  
白也非獨余然余友之託於茲山者亦大抵然矣是山洞壑出處

別自有記其經理講室者詳余友何羲兆誌中而是日同游諸彥  
爲景陵胡公占繡水倪梅生汪爾陶吳江錢仲雍雲間陳臥子仁  
和朱士美蕭山曹木上與羲兆遞爲主人余一日凡三記情藻盡  
矣其不倫如此

大滌書院三記

崇禎壬午余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值江北告警桐皖之  
間風鶴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襄徊容與與烟波  
上下念此暮年筇屨垂絕一泛湖南抵夜郎探二酉親石笈或留  
或伏浸近崦嵫何期復至大滌與親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  
南出臨安涉富春泝信州從貴谿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抵長  
沙省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余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憶  
戊寅放謫將過豫章便道入大滌拜伯紀元晦祠下何羲兆持酒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三

炙灑地跪讀祝辭達梁震屋何可忘也今幸不死將排衡雲陟君  
山訪懷沙之渚探弔湘之窟不復與朱李周旋益當舍舊交與屈  
賈少年同拂勃乎四月十五日至西冷十日廿五日與錢去非孟  
長民入禹航僦青山船入九鎗谿顧諸堂舍依然未墜而修篁抽  
篠廡鬱加長矣於時芍藥未彫雜英正茂丹泉涓涓納烟可濯想  
石門翠崖近在跬步欲往話訊未之能也又兩日諸友先後間至  
剖析鷲鹿疑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  
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然而元晦醇邃矣  
繇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繇僕之  
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繇元晦之言拾級循牆  
可至堂堂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  
則必元晦也昔陳子龍臥子爲紹興府推官陸自巖魯瞻爲湖州

府太守余以二賢在治不欲久滯越中二賢亦先後過天滌竟日別去所遺惠自茶笋黃米外諸賢亦戒不敢受予又以病羸不能再尋諸勝獨與去非對榻時一隱几卧游而已荒山幽蹊四百餘年不治雖無魑魅虎豹常如淘礫欲嚙人趾惟姚有僕朱康流邵先之姚象懸張睿衷翁呂宗唐旣白王天岳再觀元蓋一瞰棲真白日秉炬窺奧窔而反余念在白下時諸友欲卜小築不就記戊寅十月過棲真竟歸雲洞雜篠亂卉中與胡公占倪梅生在爾陶曹木上錢仲雍披榛捫磴萬酒榭崎嶇殘崖之上於時冬日銜山圭岑四暎暮藹未合下見平田十數畝竹葉招招與洞甯平循崖際巔列石百餘步可坐可倚欲約羲兆命鋤啓闢結亭其上下買竹阜作六壁小庵穿徑從黃山可二里許出元蓋之臂今垂五載未踐厥語而爲三湘二酉奪其茂暨又何暇從白門滯留適有樵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三

子從棲真來談往歲所游非歸雲洞別有歸雲爲棲真後戶去棲真不過百武攀蘿緣篁可一蹴至子嗒然而思世豈有窟宅百武間不辨門戶者乎是猶從何畧游不過小山者矣策病足佐藤竹進之藤竹蹙然而前與趙浴咸吳季安郭彥深朱士美孟長民肩膝相嚙也至則窈然探石罅下砌磴而入可數十尺如墜猿館不筵前所謂歸雲者而前所謂歸雲亦密箬封之不復可步崖址亭意亦已俱失得毋前誤者花谿銀犬不可更真乎抑天下真者原不勝誤也逸少有言所之旣倦情隨事遷則感慨係之矣茲山幽勝視西冷不能十二奇峭不能十五而獨以真樸自完過時無赫赫之觀去後恒思之子之思此者屢矣石門泉壑敗瓦亂灰自石步障以西一丘三洞潛跳可樂山戶遺券高不上陽羨之田卑不逮愚谿之價而委蛇十載洗刷未就凡三過從每數十日忽忽去

之嚮遂從白下過長沙列俎酉陽鍊砂勾漏欲從諸友刊誤推真  
更思一適豈可得乎周濂谿欲營滄江結廬其下旣復不果謂潘  
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盤  
桓論道講書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著心便誤有待而營何者  
不晚行年六十能復幾何華嶽嵩高太行少室已俱爲豺狼之區  
戎馬之道而大滌一區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  
採蘭佩些賈楊以爲顏閔景宋以爲游夏不知四五百年後誰復  
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是游也從訪者四十八人孟長民錢去  
非不去而去非以微疴不尋諸洞住山不尋諸洞者戊寅爲陳卧  
子壬午有錢去非又爲別山之辭曰爲鳳遊梧爲蛇擇沮誰當集  
苑不如鳥烏東則有泰山峨峨西則有蒼龍青柯北則有繁峙雁  
門中則有灑霍九羅狼豺守之狐兔孔悲旅鳥焚巢芝菽罔遺天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三

愁彼老尙有衡嶽似撐全年如葵衛足相爾龍從則亦厥祖昔云  
中原有三天柱二者陵遲汗於盜寇唯此一峯瞻前忽後以是一  
峯匹彼衡嶽雲霞孔馨惠我南國虎兕雖橫不敢休鯨鯢雖頑不  
敢游宛委之書宜藏其坳岫嶼之碑宜植其頭我往從之實唯一  
氣穆碑與書亦明主賜非明主所賜而我安得至召彼九巫諧我  
兩家炊蘭服香徵歌變些勿云室遠勿使人還勿以毒谿浸我桃  
花恃爾十年相知勿爲它山參差七洞九峯咸皆見之

游宛委山記

一作游陽明洞記

禹陵竣事遂過鎮山訪陽明洞楊徐二大令各以籃輿至宛委之  
麓夾道古松拏雲騰虬山川壇三四株及南鎮廟陰四五株翔舞  
俛仰繁簡相亞皆天水時物見之殊憶長安報國寺松也將至石  
室樹徑黝深竹房窅曲綠磴上可數百步至天瓦庵奇石間出與

軒檻匹稍上微徑見巨石垂覆嵌空直出下盤砥平可坐數筵南  
夾圭竇卽走香爐峯路也西望前壑集於鳥啄巡其四傍未有別  
洞過此則巉巖嵯峨當度鐵橋以抵爐頂蓋宛委之陰皆稱陽明  
洞猶羅浮四百峯皆稱朱明洞耳圖經所稱鷲鼻石蓋指是山坐  
石屋中量其函蓋皆廣广俗以鷲鼻呼之又呼以天瓦不如直呼  
陽明洞可破諸雲霧矣借諸子坐洞中良久貌嗽汝攜麕子至又  
縱目移時乃從下磴捫雲崖及蓮花石而歸其歸徑蒼巒嵌嵌流  
湍間瀉幽異倍於來時若從此道直上洞陰猶緣胡而料礪口由  
逆探奇先得寶珠矣歸次舟中與諸子捨車歷阡小憩潘生庵不  
及談諸經義明晨遂發吼山之棹云

游吼山記

吼山與曹山相表裏一體離合中爲通川一作舟蓋無餘之裔作小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千

十四

開闢靈蹠旣安神禹所不惡也吼山中鑿三窪曲竇勾連可還數

舟銜尾羊裔加呼金魚走盆石罅中陶家諸曲榭榭一幽敞隈魁

臨俯其上致足樂也東過小渚鑿山可二十仞穹梁下垂前俯碧

潭小庵間之穹梁之下可容三四筵俗呼爲乾洞蓋與西洞別其

燥濕以爲魯衛云陶石簣諸兄弟常讀書其中故因以爲號憶余

江東離郡亦可三十里亦郡人鑿穴之處石氣殊鬆脆與沙土雜

古錘所離不能成梁祇得孳爲諸峯大小削成可十餘隊如金狄

南遜欲渡橫水相顧笑語可畏也自曹北出亦三四峯斧孽燦然

如擎荷荷每想王屋華岳削壁嵌空當由帝王所都取材者衆久

迷其源遂相驚怪以爲盤古腸胃渾沌無眉則是蚩尤之刀鈍於

禹錘也常至秦觀絕巔視其懸磨鑿痕炯然下如峯山疊拆架陵

悉皆人力所就譬之讀書習久若性其資有靈頑而工力因之髮

白須蒼不復記其前路也易讚坤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似爲平成田疇川渚自通者若城郭原隰舟車所因無處不因人力將樂玉華洞窅深十餘里百物具備以配金華金華洞口極隘臥而進之乃睹寬亢凡三五處似皆古人取金玉土之處特其工備巧拙殊等龍鬼蛇神或捨或護則湮傳異道竇莽乖觀矣前自壬申築小室於餘杭山中卽宋所謂洞霄也其右爲大滌元蓋洞內兩崖雖渾滑五色捫如琉璃而上頂砥平猶今人承塵削痕若新又西上栖眞歸雲二洞高深兩麗栖眞亢閭至十數丈左右穿樓非足所躋歸雲累梯下臨無底玉乳垂牙礙眉妨髻游者覽察或云雷神之廢宮山精之隱宅旣而旁觀取土之人造白粉者累累陶穴則亦爲啞然發笑而已謝安石五十始仕行徑山道中喟然興歎一作曰從此去伯夷何遠又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仙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五

所棲王逸少七十餘捨宅盤桓山陰之間猶思汝嶺峨帽欲問嚴君平揚子雲之宅然其大旨欲樹桑種果釣鯉弋鴻教子姓希萬石之風而已二老爲三代而下第一高人流離間關偷此樂土與言屬詠寤寐難忘予旣老營巢臨安之西自禹航上下臨安所游屐齒倍之今又東窮宛委得與諸友時逸少之舊居攬元度之遺躡王氏亦云當以樂死宜當然乎王謝當時諸將帥皆士大夫暫栖江左不忘中原其橫槊鳴鏑之風英偉可見然且下畏清論欲爲上流如桓征西見劉長史談第一流人將盡常爲失色今見分別流品輒以肉塞其口甚者拔舌今日游覽猶是聲無哀樂耳此去黃巖樂清有雁蕩玉巖諸山是康樂之所游息彼時鑿道爲郡縣所驚今觀其遺斧唯石和尚旁一庵耳令與同游吼山更觀吾江東諸翁當令懼然自失也

銅山石室記

銅城之西爲石室山是宗龍之經首東赴如鵬左舒右昂其上有安石五盤開玉三函壁立南向下俯十仞雖井泉未迥澗壑簡鮮亦靈宰所直宿真人之游邸也十仞之下舊環諸刹鐘磬餘鏗浮於木末左製製一作裂石竇飛泉下滴夏冬不枯捫竇而上穿雲劈根約三五休出於山室之巔是雖十仞具千仞之勢矣予自蚤歲日

陟茲山月出東望滉漾兩海海中塔峯正當架上柱海與城如圭擁壁心繫而樂之顧以其下當官舍前臨城中亦陟步無可營建者而是盤函之間以南向城外勝游駢集歸然獨名自予覩記廿年之內苔蘚硯礫皆侵墨光當道鉅人之表詠罪乎其足述也圯墜以來復三五年風雨之所侵頽鳥雀之所躑躅寤寐真靈者徘徊顧瞻負瞻而反是亦可以復起矣夫隱顯地也廢興時也本天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五

而無競於人者道也地與時闢人與天游或伏或起卽真宰猶不及知而予與衆人又何私焉予行履履未半天下然觀天竺虎丘錫山鄒嶧之間叢土拳石丹鉛畢備其近人也篤則其時舉也益至彼所謂追琢之民也吾幸在遠海反樸削觚而勢有所不可則質文互起夫亦其時焉已矣此地南適又數百武有石闕迴廊是爲太室之山太室西南二里許有鮫屋寒泉石城碧嶂盤於絕巔之上是爲龍潭龍潭巉巖不及二室然其洞壑紆迴視二室則又幽遠矣

潞王監國記

宏光元年夏五月十有六日自紹興歸舟出蕭山見武林諸奔潰者爭舟指可掬也頃之得都下信知十日夜分聖駕避塵將由溧水廣德過獨松關早晚抵臨安余與德公麇子移舟胥江之泮晤

黃虎癡盧牧洲問都下動靜諸公猶未知駕已出居頃之得馬輔  
檄何侍御綸持至乃具素服欲至餘杭伏候而二鄭所部兵至江  
渚覓舟不可得吟嘯四畔若呼林之猿時舟中諸生謀所以招之  
者余問何侍御目下儲饗幾何云本省饑尙有八萬四萬供給行  
在以四萬招諸潰卒不至匱乏正召募間諸潰卒甚謹奪惠藩舟  
不可得惠藩發礮鎗傷數軍士軍士鋌白刃馳上攫其副舟諸宮  
眷率墜水次幾爲沙蟲余見潰卒旣不可收遲候駕又未有實信  
乃偕德公入金華募陽烏諸義士時余與張玉筍司馬皆被皇太  
后懿旨召入宿衛道中阻絕雖司馬亦無由知之來晤余雙谿余  
爲流涕道宗汝霖故事司馬亦唯否設數說相難謂余思之未熟  
耳余謂此事不煩熟思半壁大勢恃寶婺東陽猶漢人之恃淮南  
晉人之恃江州也公不自決卽□□一日移檄從張少傅覓橫磨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七

劍公何以應之乎司馬亦唯否余乃偕德公還出蘭谿六月四日  
再下胥江審行在信并起居慈禧宮七日甫至錢塘而馬輔已先  
約阮大鍼朱大典袁宏勳輩先集武林以翌日已未奉潞藩監國  
矣潞藩素有令聞先年定策以異議故欲羅織諸士紳是以有妖  
僧大悲之獄及事稍解爲王之明童貴人二獄所間得不追論然  
猶誅周鑑雷縝祚則爲是故也馬阮旣賣主情窮欲自託於潞藩  
恐江東士大夫有修願賀禊日之事者乃以上銜壁事秘不道但  
云聖駕在靖南軍中實五月十有一日上與慈禧宮同出都門馬  
輔以其母與聖母同爲乘輿渡溧水爲土兵所掠馬輔之子統家  
兵八千人遽擁上西行馬家父子知之上與慈禧宮遷然不知也  
抵杭之日諸士民從馬輔求聖駕馬輔但云聖駕兼征早晚奏捷  
何皇皇爲熊給事兩股就坐中責馬輔親征重事何首輔不知而

專屬之乃子倪首無以應也八月己未潞藩始監國諸臣朝見畢潞藩素服過謝慈禧宮馬士英阮大鍼朱大典袁宏勳張秉貞何綸十餘人各綵服黃蓋腰黃白入謝皇太后服澹黃衣白襦左右侍女各素葛衣受朝御畢潞藩見余素服角帶與馬輔並立問此爲誰余出袖中名單付李承奉殿下欣然謂先生眞一代忠良今日幸共任大事又執馬輔袖云先生每事與黃先生商量馬輔傲然不屑也而朱大典遽云黃家不知事吾從行在爲聖駕開道來何不問我輒問黃家講話余謝云旣爲聖駕開道今日聖駕安在遂散出從潞府面朝時馬阮朱袁俱未到余先至殿中殿下遽請見命坐賜茶罷問命日何以教我者余云用賢才收人心破故套行王道爲今日要務殿下輒云和氣致祥家不和事不成今日之事先生與馬輔思量余云事有思量不得者如黑蒼素迥不相入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

三

如今日在兩浙要用兩浙人望所歸劉宗周是江東老成如何堅不召用殿下云馬輔恐劉家來又分別門戶余云祇爲門戶兩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又聽其邪說殿下云馬輔今手握重兵如何不與商量余云俱非職意想所及謝出見何侍御乃知馬輔與阮朱諸人議監國且不卽眞以俟北人動定余笑云如北人便欲北面君輩復何面目自存何云吾明日去紹興料理行在耳余因入問紹興行在事馬輔佯云紹興安可居又佯問金華何如余云金華水皆西流山川平等國初守不踰月已喪胡武襄此亦文弱之國耳馬輔默然余云不復建業不守常鎮吾終不能與諸公共事孫李二內侍俱錯愕云一杭州尙恐不保安能復談南京常鎮乎余拱手云如此則聽諸公所云乃出江渚上七事求賢逐奸命師四箋值江上爭舟又率爾作前月牽船之別言念愴然聊識大畧云

逃兩道人舟中記

乙酉六月四日余復艤舟胥江舟中有擬討左許一檄及慰慈禧宮與請懿旨趣馬阮朱袁迎駕討賊凡二疏七日余舟至武林而潞王已監國乃復以迎駕討賊爲請而馬阮朱袁已俱在藩邸偃蹇自若阮大鍼猶媿慙自侮死罪朱大典直驚然云吾開導在前安知聖駕所在馬輔則云小兒亦導駕去不知小兒何在無由復知聖駕是日再具啓請潞府行監國事宜凡七條皆朝夕所可行者而馬輔持未下是午潞府賜食而高起潛孫元德李進三內侍見陪而元德脫巾狎坐起潛作恣睢語又宛然曩時矣余請欲商畧諸事宜而李進辭以懿駕在內見此沓沓不足共事遂決計趣歸十日午有令旨移余閣內商畧諸大政而馬輔繳回令旨十有一日傳有紅諭頒行所請六事而口騎已抵塘西馬輔欲託鄭舟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无

而南適方國安兵至索餉遽上鄭舟挾馬輔去馬輔踴躍揮涕墜水中一足單蹠從方兵入營中而余與德公麇子亦亟移舟至富春遂不知臨安動靜唯聞岸上鼓吹聲響甚則朱大典阮大鍼翺翔從富陽挈舟欲入婺州者矣予至桐廬鄭靖函檄所在扶駕惘疑久之見其人乃僞聖駕蓋唐王非潞王也大典適過訪亦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諸人皆以口信甚迫臨安不能孤存潞王閉閣修齋亦度不能修康王故事鄭爲桑梓不作段煨張方能作如此事須當與衆推之十有三晚始從舟中晤唐殿下慷慨以恢復自任遂同諸臣交拜約成大業明日乃具小啓共請監國雖靖齒意亦以板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襄大業也是晚請至衢州收拾潰卒誓衆犒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千亦已先後過小關軍容不立唐藩亦從諸將過清湖矣過清湖南望卽仙霞嶺回視中

原如幽與朔不知誰復慨釜烹魚誦下泉之詩者乎六月十有九日逃雨道人識於姑蔑舟中

雲洞遊記

夫白衣蒼狗不一之狀固時集於仙都赤豹文狸無定之踪豈必留於名勝故論鳳麟之標致亦十島之支分必鷄犬而羣升何八公之寥落也然則齧足移山或捨撐持之鎮而蜃樓狎岸實近蓬萊之洲秦皇方外之游高丘必駕漢家望海之縣樓閣居多爾乃通浦之清漳卽海陬之經首西從天寶以迴翔盡闕餐芝之谷東映霞光而曳道遂開掛席之江是以有神女之墜花化青蓮而椎髮作仙人之別洞揮白鶴以褰衣遙臨渺矣隔水之芙蓉近躡巖然在山之虎豹爾其側徑窳寄陰簷倚伏巧態相媚怒勢爭搏六虬出而砥石枯五丁歸而巨掌落欲墜而懸者上係一絲之鼎

乾坤正氣集

卷五下

三

穿崖而出者下建百丈之旗皆拂天根盡離地足使鬼爲之則勞神矣胡斧鑿焉而無跡哉或有紫髓之靈書叔夜來而已合青囊之金藥樵夫得而旋銷乃歷幽廊以臨絕道如關鄴都之戶而登太乙之壇淤流出於鼠山初疑積石瀑布飄於鴈蕩但覺無聲已使六月負寒復令五官欲換至於斷松斲石如梏貳負之尸窠白鳴崖似答公孫之響解以不死之神則元牝可窺益以通靈之草則碧方欲泣然其夜燭不銜青光可辨見雲車之爭路信月道之自中或者水降波平鯨客離家之館地通天絕星辰壞舍之宮輦薜之文從驚蠶背凝風之乳尙結瓊枝葢支離以莫逼亦窈窕而難說旣乃旁出放鶴之巖上捫祈龍之穴謝浮邱之乘輪拍琴之高而鼓瑟坂當百折羊腸之徑未懸臺亦十休螭尾之途始合出小有而接大羅之天自半空已俯高飛之翼於是界漢之石落其支

機坐化之旃象於河鼓累如九卵上有棋子之枰坐可十人下見  
阿房之闕從此無階但鄰尺五緣之卻顧遂畢大千砂石俱作篆  
文想夢心而如昨大城都成碧玉知法語之爲真攜佳句則嗤如  
練之江馭冷風若笑留裙之曲使六龍可頓則景純不託羨於青  
谿二室可兼則愚公豈獨移其王屋哉於焉循磴歷級東下攀枝  
眩地人如飲澗之猿流雲在天家似望吳之馬嘆羽翮之未成及  
奮飛而未逮然猶窮歷巖隈廣搜杜若不割者山鬼之緣難絕者  
霓虹之志衰徊圖畫之亭傍訊荒薄之壘皆足以發滌幽襟攬結  
秀色酬造物而坐嘯埋山靈而畫諾也於時木奴初英山櫻將實  
桃花水蕩雀翰之舟柳葉風捕螺黛之島亦有空濛之奇可瀉混  
虛之趣辨江樹於雲中最稱會境落日足於海嶠益自壯心拓落  
從空躊躇四望傷閨世之屢更惜懷人而不見忽乎吾之將行得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改服記

記曰異哉縞衣而出練衣而入致吠犬之多聲染青則青染黃則  
黃使墨翟之感淚何子中之眩哉豈改服之故也猶憶古人衣同  
在躬緒雖不偷端足以諷則有聖人作裁爰垂世則昔伯禹之少  
孤授司空而繼父羽水未葬塗山用室蓋愆者負龍之在舟掩醜  
者化熊而啓道見羞於妻不字其子於是命衣撤御裸袒雜出哀  
而懋功不知其故亦有名世純衣而緣負俎於君四麾夏國強力  
必詬務子之所非躁進急成伯昭之所薄於是奉主以紱釋褐幡  
然潔而從汗不知其故其降爲輔縫衣而藻密雲自郊夏霜柏日  
貞女覆羹以及元子食三歎而幽拘獻一物而可釋於是閔天短

衿宜生赭服文錦進御望庭屈膝正而繆贖不知其故又有神聖  
袞衣而卷風雨將漂斧斨欲缺禾木已傾金膝未發於是犯千古  
之忌裂在原之制喋血在裳堅冰在履懿而旻用不知其故又若  
寬博之士前緝後縮生寶納君死友不哭僕姑無靈不二之軀鮑  
叔知我營三之窟然而水濱弔古稍慰於蛇蟲國鼎窮奸尙驚於  
魑魅於是入而薰覺出焉更衣喪而詭獲不知其故又如曹沫有  
母生未致力不辭於師屢挫其國蓋退有方命之羞進有頽家之  
戚於是強膺駮輪勉就戎行懦而蓄威不知其故又有哲侯能主  
度形而衣與塊渡曹投璧還國嘆哭泣之不與哀昆季之就沒於  
是秦車祖道晉疆維服然而巾櫛非耦因醉得脫巧而爰濟不知  
其故及於楚莊好隱鄭姬肆荒士慶善諧庶子夜泣於是被以羽  
翼翔以陳宋三年不躍之奇六副垂成之勢憤憤而光不知其故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乃如烈士製服必過其身甘雨未降已槁靈蛇之脂子常來呼遂  
騫黃雀之駕於是去珮杜蘅長裁荔薜然而門有失所之書行出  
貪天之語隱而用文不知其故又如日夕月馳仰天行哭舟在干  
溥欲濟無梁之恨劍餘七寶猶懸莫報之期於是擲印綬於鴻都  
甘蘆葦之無帶被髮蓬衫乞食吳市死以償生不知其故又有餘  
越之君臣善縫無弊紫敗素而十營帚弊享以千金飛鳥啄蝦慟  
矣據船之曲深魚死餌歸歟矯翼之時於是襦有左關裳無下緣  
辱而怯亡不知其故與夫鳴夷浮江遠以圖全於是五置其產二三  
更其聲夷光去而誨淫寶井營而壞貞前智而後狂後醜而前莊  
不知其故乃如瑰特之主奇服駭俗滅明登臺之命窺秦出塞之  
心符讖所未傳親賢所不喻慨然戾古恤乎殉時於是弓矢騎射  
韋韞雜作敢而壞制不知其故又有游辯之士鬻悅飄忽翦髮書

肉謁如帝而不售厲憐王而再逐五車失三韜之秘黑貂發烏集  
之思歸而揣摩不知其故至如應侯作相更衣就御魏使重交綈  
袍解意於是目駭心折詎不敢眎鳩化之眼猶憎虎搏之甄易眞  
窮而能逼不知其故更有俠士紉交戟以爲柔佩荆枳而不棄則  
如豫讓多風食鼎二姓初碌碌而不償繼耿耿而未泯於是妻子  
異眎見識青笄忠佞殊身不知其故又如封豕翼羸匹夫得刃蹈  
海者空餘曠世之心貫日者已洩在天之氣然而漸離慷慨自捐  
其目誓死白衣解就伶服如隳易水之風豈有燕丹之託報非在  
仇去非在忌不知其故及於皇漢酈氏之生謾罵未逢章冠自溺  
何魯士之鴻冥而高陽之鷺食老而抗舌不知其故又如相國鄼  
侯最善緣飾衣成帝服猶缺其掖然而尊者見疑高者見戮於是  
遣子入衛廣侈田宅胡以疎而謀親乃前虛而後盈以敗完名不

知其故至於賢人傲世無縫之衣渺乎難裁近不可識則有曼倩  
割肉於細君長卿竊賞於卓氏正平搗鼓而更衣長文係豕而過  
市夫曼倩奏書三月始竟千秋巧對十日再遷辨不在多官乃在  
能於是自託恢諧淫佚禁中誰知其故長卿倦游故人已貴自薄  
一官如獸在繫好文而臣習武好武而臣言文於是犢鼻牛衣當  
鑪滌器睥睨傍觀孰知其故正平年少橫絕一世鸚善擊而不容  
鸚能言而見累於是阜服單紱受辱不避志高而行卑誰知其故  
至於長文高邁初智終愚於是漢燄久灰典午方熾然且三辭郡  
佐兩避孝廉紫幘絳衣荷擔遠去狂不廢清誰知其故凡此數人  
胡非而是各表裏之不侔而根標之異致究之則勞心揣之則長  
淚傷哉夫物有難繩事有難紀陰火自照於寒波雷首自鳴於震  
澤豈爲人哉各所值也使云入而能移則結緣驗性於三炊委黃

從東於百折抑云堅而不轉則石灰炎海以猶然銀漢灑天而還落故踰汶之獸不踰乎堅貞食甚之鷄亦溷乎通變過固不同衷難爲狀所以君子冥觀要知內之不忒達人耦會詎外履之能齊譬諸飛鴻爲鳧爲乙是復毳之觀亦如溟海涉元涉蒼是舟人之見中有難測之地夢多未定之天故饗飯不祭孔公解惑於子淵捧檄動心張子締交於毛義苟素衷之不獲豈白刃所能平哉

備記

夫下浸而上盪者勞生之機本實而未華者陰操之紀道取澤於天人取膏於己故割其肥者煎其憂州支所以飛遁益我貨者損我神羅充所以慚譏使夫家有不獵之肉不穫之粟金在道而弛擔石無種而得玉此夫有志之徒獨行之士所喀然據地而不悔者也閒非稟之所然亦其志之有尙或涉艱而得貞或履蹇而得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畜

壯或茹蓼而自甘或落堅而繆用或負辛而計償或感憤而中創往不可方衷難爲狀皆傭力而云樂寤宿而弗告若夫值人艱難造命不祐意與鬼忤動輒窘步服鹽車而見笞復壺漿而垂露越踐坐於牛溲少伯吠於狗竇及夫舐子外國烹雖泣別棄雙璧其遑他納五殺而不屑鷲虎先伏龍蛇後直其傭一也又若北印望都愒恒於心乘策縱邁噫唏不禁懷高恢之嚶集過伯通而賃春居作上林學而值窮飲水鳴哀見非上宗其傭一也又如新野縣卒導騎舊交襲夷門之芳躅鄙執戟之見嘲與夫季偉雜作勝之荷擔免置之役馬牧之稱張剡簾而見售朱置屨而營生其傭一也又至卜築之巖胥靡爲齊逃名之流而歌射稽皆藉茅以純束被褐而懷玉及至吠犬之雄擊杵興歌卒焉鷓舉以闢漢家與夫季布髡鉗夜襲廣柳爲郡股肱繫金若斗其傭一也又如仁人孝

子艱於自給歎雨粟之未集望馬角之未載隸食秦庭告緡巨室  
旣肆力於莫逮乃元感之在即其傭一也又如陳留子治俊及所  
推瞻烏誰屋懷郭泰之知機焚猿及木傷張儉之貽累翦髮易形  
鍛冶持器蓋三反者濮陽之車而百折者龍門之氣輕羽知載重  
地知避其傭一也凡傭多方不一其故生與世謀動與塵俱上傭  
以力下傭以伎故機穢見鄙於丈人木鷲見絀於墨氏拙傭傭高  
巧傭傭卑故緝緝去楚而裂封抱瑟入齊而見棄傭德者安傭舌  
者危故叩角飯牛甯戚所以興髡首鬻身張儀所以斃隱傭勿雜  
貧傭勿專故嚴遵據榻而處嬴姜岐耕牧而互利若夫傭生者不  
傭其名傭功者不傭其身故伯休委帛於女子鴟夷易服而更肆  
傭名藏食傭身贖功故百金售骨燕臺號其佻風千金售軀軹深  
忘其愛姊夫物不甘於賤則圖其利圖其利則生其機生其幾則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

三

賤之者至矣僕木疇人毛骨不異耘無一弓之田築無半蹠之地  
然且喜涉丘壑不避過謫廉見草而中悅鳥望林而暇擇或有王  
孫見哀不報之施女子長跪無功之餐未嘗不嗚咽自薄而欲絕  
也至循采葛之歌以賡伐檀之詩鼠飲河而知足馬圍室而寤樂  
以眠夫簪紱之士雖塞之責汗首炎胸矜面厲色反顧渥然不自  
知其爲薄也於是廢而雜處罷其爭席筆受管於鉏耒衣度形於  
蘿薜操豚而祝絕浮于之纓得兔而守甘宋人之詔然猶懼夫淳  
釣之穿鑿靈氣之莽裂穢草滋於名根神柯腐於蟲蘚獲戾大主  
棄其所直俾余力之不售而荷帝之大辟也况於碌碌而無所建  
白者哉

徙澤記

百尺之崖一切之潭隱映容趾行鱗若空可以泳而不可以潛也

厖逼之澤查枒其中引吭於崑洩尾於海可以潛而不可以游也  
盪漾所極繩準無度下浸萬里上與天浴可以游而不可以止也  
噏九瀆於一勺過六月而再息三成之丘五峯之山可以止而不  
可以老可以老而不可以死也於是顧瞻項領缺然四騁突無黔  
額釜少盂足舟不繫而衝波林無虞而卽鹿當天鄰結鱗穴比屋  
鮫室過鹽鹵而濯纓望碣石而睇髮火齊魚目之雜馳江離猶臭  
之分逐耳目所睹記未有僻陋於此者也然食其實者不傷其枝  
徇其源者不濁其泥迨夫太陰處火之年中谷歌莊之歲其德背  
寅其刑在申鵠廢巢而反風燕惡艾而更壘號號者震驚之言嘵  
嘆者風雨之音尙契我龜曰獲爾土旣莫足與爲美猶瞻懷乎此  
都也條焉踰時暢如履薄正平適魏之始鸚氣方彫士衡入洛之  
期駒齒未壯不知夫鳥次之易遷噓聲之未滅織阿之易缺羲馭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

五

之難逐然且分戀庭闈割別親愛北揖天王之峯南歷天子之障  
西踰五軍之嶺東涉二女之江還射穿的之舟繼出尋橦之道嘒  
踈四顧不悲其寥落也信一往之有情亦不知其何心夫物不希  
貴情不昵睨而旦夕相遇耳目狎習卽山川之麗無甬於世猶或  
厭之而况於人乎於是亦輕其鄉與俗同心時歲柔兆二月得乙  
日加於丑太陰居後卜橫丙庚則鳥焚其巢墨首外仰則鴻漸得  
稱乃束生芻爰抹幽谷雖輕別者達士之心而遠去者亦衆口之  
故夫石礪齒則已磷泉盟耳則不清人非麋鹿之羣門無龍蛇之  
字而強負白首幽觸堊樹入林祈深穴土祈密月明在地則聞提  
壺之歌虹流在天則傷走馬之引異方之聲入耳墜目誰迫處此  
豈得已哉旣而絃使蕤憐人與鬼妒舟在澤而尙移龍掛網而焉  
訴叙此離則有搖木之風計生存則有及榆之日將猿鶴謝怨於

王孫煙霞解病於豎子於是屠維作噩日月俱合獨掖老母外託  
人國伯達斷情於華陰仲翔寄家於蠻服鴝飛在原鶴鳴在澤雖  
得雌得雄未辨出世之心而匪兇匪虎各深在野之感矣嗟乎陪  
京泝伊前郊後市西有禁營右有明堂觀城郭之嵯峨人物之佼  
好此亦安仁之所湛而閒居之所樂也然而睇目四望離心生焉  
者何也其涉之而濡其裳締之而匪其故也計吾生世稍有知識  
未二十載三移其居皆以枳棘爲桑土荼蓼爲茵席韓削逐而未  
遑虞擔簦而未息樹更土而愈瘠人去國而愈棘然且甘之屢襲  
其轍記曰涖蹄之水竟尺無鱗傷於隘也傳曰翺翔四方覽彼德  
輝遠所害也書曰各匪敢違卜用宏茲賁復所大也夫人無百年  
之身州無萬里之域偶然值之亦已適矣然而鯢處於南溟鱗翔  
於西極鷗起於榆枋蠅乘於蚊翼各有獲於所謀以無累於其心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七

張汰沃草堂記

若夫大隗處於具茨陸吾居於大山鄒屠還辛之野石紐終禹之  
邦此元德之所營濯輿之所并跡有不逮時有不乘故喪家之讖  
歎六翻之徒成出關之役誦五噫而未已也

靈山右峙碧水左絡輓以澄流鑄以閭族外爽中壘前齒後角剖  
肺於地藏山以鑿是其土以藝秫不穫百石以樹橘不得千疋而  
佳氣所盤鬱如輪若日鳥離杼以傾三洲飛來而處一其北則有  
閭門百尋金雉千墉冷風所至時間暮鐘其南則有玉繩界道金  
較鑿轂往來如髮辮結不絕然燮以疎籬界以輕垣若迷徑於別  
洞涉海而聞樂也於是思元之公子載汰沃之逸事踟躕駭指  
十舉其七其始進也涉霏雲之少宮輾落英之闕道迎靨時清飛  
茵欲爛間以梅石微啓幽齒似桃流之乍合望秦館而欲企少焉

闕首燿然眩目如踰巖閭驟闕太室鋤簾懸雷浮鉦寶日黎帝以  
規其圍不再常建以擘弧但不五尺已肅乎修明之時居瑀戈之  
列庫也爾乃採興山幽赴響會曲大山小山雷左之所科洞中徑  
側徑羊求之所騁逐歌以招隱之章託以營槽之志荔薛相綢花  
石互媚虬態屈葺與構相直其右則有翠幄之亭垂手攜之可伸  
其足密葉繁榮蒙籠乎其上交疏游絲蔭映乎其下漏翠籬隙可  
望見客時羽而簧嚶嚶啾啾若絳帳而奏妓其內也若帷粉黛而  
笑其外也時因於古枕藉圖籍反歷堂左就夢遶室若越大庭而  
省其域出戶相峙銜以怪石刊逢垂蘿雉冠雜葩掖途之間反望  
翠幄若澄潭見影而觀魚於藻也若將窮包山猶未忘其道也進  
十餘武倬然天闕物與化湊垂見絕壁地角懸肉海眼破石橫葉  
下黃桐華上赤鳳鸞之所託音日月之所射的築而爲臺上拊其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三

背倏然其想在河洛之間蘇嶺之外也其右北向別華以軒五丁  
屹向二酉縮入瑯嬛別架之書脈望二仙之草羽陵之所蠹唐述  
之所秘亦靡不畜少失所欲亞而差立又有蘅榭背以井絡前與  
箕爻乃攬落日亦宜清夜然其坐不十人躡不百踵疑丙穴之將  
窮移甲帳以更賞於是踐墜燕過驚鷓拂飛檻傍石闕數步之間  
百里內出次於屋左指數聚窟以爲暇勝之觀至此已極少焉驟  
風若出於篷睇而北視遂若幽谷儼眩乎靈威之索炬神虬之衝  
燭蓋窺蒼者一線而懸幔者九曲魚貫而進戢鱗偃翼如沿小澗  
時觸奇石間有茂樹附幹峯岬垂陰其下可以剗簾可以鍛鏡然  
此細人之所爲非先王之要術也爾乃導以南條委至少室正履  
若側十步再緝將以屆乎藏真之舊館畫舫之故齋則有石欄護  
魚精舍下鴿冷煖之水龍樹所浴亦有苦竹初就行列王郎之所

窺人張鷹之所避客是不數年鬱然外直凡至於此幽徑垂盡前  
景俱失若旁達委羽竅於羅浮不復知其脈好之明沒也於是乃  
肆觀乎瀛島之遺態水石之殊度紆步周欄澹心後務滯沆漚而  
俱沐吐嶙峋而相角青丘專林之鄉元洲元澗之濱前壘後節天  
劃人續中列三楹以貽琅玕其矩不加廣而勝未可狀子平之所  
游歷少文之所響應淵明之所臨覽季鷹之所動興與夫安石之  
所營康樂之所鑿仲蔚之所棲山翁之所託與夫季倫之所誇邁  
安仁之所爲政橐而禩之不出其趾至於修葺之緒渙革之區鬼  
撤其陋神撲其壯則又有感於廢興之變故先後之異况也於是  
乃問主人能飲幾何吟諷歷際呼自佐之凡於高館枕漱自樂石  
可任冠頽然下拜約五六斗起立稍凝釋而游衍披竹拂水還過  
小院其風瑟瑟然酒力已化可進數杯若有惠連之逸季陰鏗之狎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五

客擁樹盤石亦可二參而見土色若夫峩冠綏紳一酌十舉前避  
密邇揭而去之將至高臺酒力已發更進一杯俛然醉矣如有緣  
雅韻士衝披蘿薜常關時啓抵運足至徒桂樹之遺陰拾石牀之  
暮蕊明月在壁微聞響屨上見溥露覆以密葉至於狼藉雖盡一  
石猶辨主客更俟酒闌持觥徵詩倚醉逃客往往迷道啞然大笑  
酒力盡去於斯時也乃綜千古之變窮八垓之趣歌笑時并不違  
假寐痛而讀騷聲出金石又暇擬夫夏甫之所避世長統之所樂  
志者哉余見主人世亦清吏間有客至時貨簪珥然且爲之履而  
視焉夫碧落不琢亦慈蔭之蘧廬簷阿能營卽螻蟻之城郭然而  
驅車四顧覽無以憩則宇宙細於捲蓬蝸殼大於天地故茂林修  
竹尙疑禊事之新數粒一枝亦賦安身之智乃若逼邑俄傳千金  
之構崑崙可卽羣玉之峯身未隱而用文言惟文而可遠則平子

所云龍吟於方澤虎嘯於圓丘各有處也豈爲觀哉故不敢辭遂爲之記

### 雙谿碑記

洪思曰豐城陳侯築是谿南歸方就緒以衡州司李擢去後龍游余侯日新來爲漳浦令始成其事請子爲之碑

處蘧舍有百年之思相原隰有千城之色此其人吾與之言經濟矣吾浦故郡治雙谿從西北來至九曲引南澗東上導縣陽十許里乃與潮合潮上下東自鹿谿西至石衰石衰之漲納於西湖鹿谿之漲達於泮水橫總衣帶在邑階除閭衆水賸之故稱浦焉明興二百餘年浦人文最盛則亦以是水改僕從海外來於今三十年見諸谿流日益清淺橋齒浮齧常四五尺每從長老出西湖闕石衰之漚登東印詢傅河之渚率灘勺浮湛具名迹而已攷其故則雙谿與南澗合處爲小水引之南瀉南窪而東淤失故道而走

乾坤正氣集

卷音十

旱

新利由是則毋論文治卽青白合章通流爲浦者何以稱焉豫章

陳公

張福永曰陳公名其亦字石夫江西豐城人戊辰進士以司李署漳浦

以名進士雅善經濟來

署吾邑甫下車問百姓利病及境內所當除建者於是諸先生子

弟率以是請僕告諸先生曰已矣夫史起之引漳水李水之築江

珊咸以灌田利民而已今谿水以其全勢注南洋則南洋日腴以

其餘漚遠城渠城渠亦不汎是何害乎陳公曰不然史起之引漳

水以漳水卽在鄴旁今谿水南下不復遠郭則是使旁鄴者斬旁

浦也李水之築江珊使雙江逼成都中舟帆可達今雙谿不得道

南橋南橋之下牽裳可涉則是使牽裳傲舟楫也且是南漸窪水

爭趣之積久必沮洳使東上就故道并力城渠於勢深壯於居人

又甚利僕曰然兒寬爲左內史鑿六輔渠召信臣於穰縣築鉗盧

陂其水皆在城南五六十里皆職溉田無損於縣治何也陳公曰

不然西北都居皆高原故遠而通其澤東南都居皆水地故近而  
流其惡且鄭國南陽之水亦不幸在五六十里之外豈近絕其衣  
帶與之走險哉僕曰然微公無所聞是言也然僕猶有難焉兒寬  
爲左內史召信臣爲南陽皆五六年乃遷去猶有所謂曰公杜詩  
者踵就其事今公署此縣不過三五月異旌且下吾儕嗷嗷仰甘  
露以爲時雨疎矣公曰是何患乎天下固多才白公之去兒寬杜  
詩之去召信臣近者十六載遠者四五十年猶之旦暮也今天下  
賢者在京輔無以自見率樂爲郡縣相要害導便利與士大夫講  
論留注惠鮮無窮白公杜詩亦何遽遠乎於是諸先生拜手誦言  
曰噫陳公之慮周矣夫自谿徒以來垂二十年吾黨率囁嚅不敢  
建白者爲是數事耳今乃知其不然如使水有走易之樂城無環  
渚之勢就下者憂洳流惡者憂淤雖西門豹翟子威起吾儕又何  
賴焉如子所云處蘧舍而有百年之思相原隰而有千城之色其  
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於是命僕復紀其事爲之銘曰爲鴻語鶻  
雙谿當復爲鴻語鴻雙谿當東西湖生波傳公通河梁巒含光其  
樂則那陳侯規之惠我人多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聖

09972



00000